

民谣里的宁波：一座城市的 声音档案

赵淑萍/文

1 方言音里的城市地标

地标是城市的物质印记，它留存着历史信息，承载着集体记忆。部分地标至今保存完好，部分则已湮没于岁月。幸而，有史家为它们著录志书，有百姓为它们传唱歌谣。

天封塔曾是宁波最高的地标。人们如此形容它：“天封塔，十八格，唐朝造起天封塔，背来沙泥往上搭，鲁班师傅会呆煞。”一句“背来沙泥往上搭”，点破了古人的建造智慧——在没有吊车和机械的年代，人们堆沙成坡，沿着斜坡把砖石背上高处。塔成之后，沙铺成街巷，便有了今日的大沙泥街、小沙泥街。关于天封塔，还有一首：“天封塔，十八格，人家儿子要做贼，阿拉儿子不做贼。”这首民谣曾经让人一头雾水，好像没什么逻辑可言。窃以为，是不是高耸的天封塔给人以神秘之感，令孩子们不禁遐思，里面会不会藏着宝贝？当然，事实证明，天封塔里面确实藏着宝贝。塔顶曾发现五代吴越王钱弘俶铸造的鎏金青铜舍利塔，地宫中也出土了天封塔模型、浑天银殿模型等140余件珍宝，以及重200余斤的历代钱币。民谣隐隐地告诫孩子们，不要觊觎宝物，不要登高，登高难免有危险。或者说天封塔高高屹立，那么做人也应该光明磊落，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。民间还有一种说法，天封塔旁日日即是城隍庙，三教九流会聚，小偷小摸之事难免。民谣里那句“阿拉儿子不做贼”，就是一种训诫。

有一首数字歌，用方言谐音，从“一”到“十”，将市井风情串了起来。“一言堂百货多，良心堂药材多；三法脚钞票多，四明药房西药多；鱼市场黄鱼多，陆殿桥杨柳多；七塔寺和尚多，八角楼下小鬼多；九曲巷弄亦佬多，日新街花轿多。”这里又说了几处地标。民谣中的“一言堂”是百货店，早已消失，它原在中山西路上，位于咸通塔对面。那时，“一言堂”的物品种类琳琅满目，明码实价，“一言定买卖”，童叟无欺。“一言堂”的老板刘氏原开着一家综合性书店，后转型经营百货。他在月湖西区拗花巷口有一处宅子叫“延寿堂”，也称“刘延寿堂”。而这座宅子，就是现在的枫林晚书店。民谣中的“八角楼”是庆云楼，是罗城的钟楼。明崇祯年间建楼，因前一年西南隅现“庆云”（五色祥云）而得名。它与子城鼓楼遥相呼应，成“晨钟暮鼓”之格局。清康熙年间庆云楼毁于雷火，道光年间重建。近代曾为救济院，收养弃婴、残童。它的边上就是护城河，河对岸的“义冢地”是救济院和穷苦人家抛弃死婴的地方，故有“小鬼多”之说。1958年毁于台风，只余记忆。

民谣中的“日新街”，位于中山路和药行街之间，取自《礼记》中的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本意是劝诫君子自省，每天都是崭新的自己。日新街鼎盛时期，短短一条街上聚集了五大书店，被誉为“书店一条街”。据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，五大书店分别为汲汲斋、竞新书店、新学会社、文明学社和明星书局。此外，街上还有状元楼等老字号。至于“花轿多”的缘由，是因为有一段时期，日新街聚集了大量婚庆用品店和轿行。旧时婚嫁必乘花轿，一般人家没有自备的轿子，遂催生了专业轿行。日新街地处闹市，又临近城隍庙，花轿进出络绎不绝——这便是“花轿多”的来历。

宁波枕山臂江，多山多桥。有一首民谣这样唱：“山里山，弯里弯，宁波有名四明山，说起山，还有山，阿拉宁波还有许多山，小山说一番，城隍府后山，城外祖关山，慈城隔壁有妙山，奉化溪口雪窦山，鄞县天童太白山，小白岭墩路盘山，凤吞爱中大雷山，横溪大吞金峨山，姜山邻近有茅山，梅园芝山胡后山，大皎小皎出蜜岩，皎口水库有龙山。”这里重点说说祖关山。如今，在铁路宁波站南广场两侧，有一座祖关山文化公园。公园分东园和西园。东园亭台楼榭，清雅别致。西园则为文保景点，有市级文保点祖关山墓葬群。早在宋乾德年间，此地建有崇法寺。天台宗十七祖，被称为“四明尊者”“四明佛祖”的知礼大师（宋真宗感佩其德，又赐号“法智大师”），曾在此“坐关”而逝，遂有“祖关”之名。后来，这里成了宁波传统墓葬区域。如今，山体虽已被夷为平地，但那些名人墓葬和曾经的故事还在，像董孝子墓、全祖望墓等，静静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历史与人文。

宁波旧有“五味桥”之趣，以五味喻五桥：“酸甜苦辣咸五根桥，陆殿桥甜，醋务桥酸，采莲桥苦（黄连），生姜桥辣，咸塘桥咸”。亦有版本以“张斌桥”代“生姜桥”者，盖因宁波方言中“姜”“张”谐音相混。

陆殿桥犹在，为月湖柳汀胜迹。桥本宋天禧五年（1021年）由僧人蕴璋所建“懂懂东桥”，历代亦称馆驿桥、升平桥、众乐桥。明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大理寺卿陆世科建关帝庙于桥西，遂改称陆殿桥。1965年扩建为双孔平板桥，静卧于居士林东侧，承千年之韵。其余四桥皆湮没于岁月尘烟，唯存旧志可考。

醋务桥之渊源，可溯至北宋。天禧五年（1021年），明州置“郡酒务”于美禄坊。老话说：“好做酒，坏做醋。”酿酒业带动制醋业，美禄坊东设西醋库，旁有桥，故名“醋务”。《鄞县通志》载：桥在县署西0.75里，跨西水关里河支流拗花河，居月湖北口，西通偃月街，东接迎凤桥。1925年，改建为水泥平桥。

采莲桥建于宋神宗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。《鄞县通志》载：桥在县署南1.3里，跨日湖河，东联横街头（即今莲桥街），西达仓基街。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曾重修，终在1957年拆去，空余一湖烟水忆旧踪。

生姜桥，《鄞县通志》中被称为县前河诸桥之一，地处鄞东，其东有水喉。1935年，城河委员会填河为地，桥亦随之而废。若论张斌桥，则为鄞东名桥，石拱巍然。始建于北宋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故址在今彩虹北路与中山东路交会处。1914年，拓修为梅园石拱桥，长30米，高7米，跨度10米，栏杆柱头雕有石狮、石象与莲花，象征“祥事连连”。1988年因市政建设而拆除，石材辗转保存。幸于2014年3月29日，桥身迁建于鄞州区下应街道天官庄园西江古村，得与世人重见。可惜桥上旧雕多已残缺，唯余斑驳石痕，诉说千年沧桑。

咸塘桥，在《鄞县通志》中，此桥记为咸塘汇桥。过去，车桥一带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岳庙西河，岳桥、都税务桥、咸塘桥、漫浦桥等10余座桥横跨于岳庙西河上。据《鄞县通志》记载，咸塘街小学早于桥废两年前挂牌。而学校创办于1927年，那么，咸塘桥应该是在1929年的那次填河运动中被废。



天封塔（水贵仙 摄）

信息时代，我们用影像留存记忆，用文字记录历史。而那些曾在岁月深处回荡的民谣，却渐行渐远。它们曾以石骨铁硬的宁波方言，描述这片土地上的烟火人间。宁波民谣题材广泛，数量颇丰，它们是最生动的社情民意，是一座城市的“声音档案”。



陆殿桥（赵淑萍 摄）



迁到西江古村的张斌桥（王艳平 摄）



和丰纱厂老房子（王艳平 摄）

2 百姓口中的世事变迁

民谣不只唱风景，也唱世道，它是民间的历史书写。比如，有一首关于改朝换代的民谣：“犯关犯关真犯关，宣统皇帝坐牢监，正宫娘娘掉监饭，文武百官做行贩，小小田鸡吞老鸭，苍蝇飞过太白山。”当然，在其他版本中，说到人的，有“新科状元做行贩，县官老爷去讨饭”“秀才先生挑粪担，钦点翰林去逃难”等；说到动物的，有“红皮老鼠偷小猫（音蛮）”“老鼠咬断石门槛”“埠头黄鳝拖老鸭”“螭螺沿过太白山”等，反正都是颠倒过来的事。这里的“埠头黄鳝”是非常有宁波特色的，它专指守着小地盘坐享利益的人。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在老百姓口中，没有英雄史诗式的赞美，而是用幽默调侃的方式，形容改天换地的巨变。这是民间视角的历史书写，不执着于分辨忠奸善恶，不纠结于是非评判，只有一句“犯关”——日子变了，世道不同了。

这首民谣，瞎子唱新闻唱过，宁波滩簧唱过，马灯调也唱过。

再看另一首数字民谣，“一双皮鞋外国货，两块洋铜买来哦，三日穿过贼贼破，四穿凉棚洞眼多，依看罪过勿罪过，落去还要重买过。切记（亦作七世）不买外国货，百样东西拆烂阿，究竟要买啥个货？实在要买中国老牌货。那句“实在要买中国老牌货”，把整首民谣的魂给收住了。这是一首用宁波方言表达的“国货宣言”，背景是20世纪初中国的国货运动。宁波是商埠，洋货进来早，老百姓尝过洋货的甜头，也吃过洋货的苦头。当民族工业遭受危机时，宁波人当然是挺身而出，支持国货。

还有一首很经典的民谣：“小白菜，嫩艾艾，丈夫出门到上海；廿元廿元带进来，介好老公阿里来！小白菜，嫩艾艾，老公托人带信来：上海太忙走勿开，蟹酱泥螺带点来！”近代宁波，因为地狭人稠，不少年轻男子不得不外出“学生意”。而宁波与上海一苇可航，所以许多宁波人闯荡上海滩，药材、钱庄、五金、轮船……宁波人在上海各业扎根。1949年之前，上海人口中，宁波籍约占三分之一。这民谣里的“丈夫”不是大老板，只是讨生活的普通人。妻子盼他带钱回家，他盼妻子捎点蟹酱、泥螺到上海，那是家乡的味道。上海东西再多，也替代不了这一口乡愁。

还有一首很励志的民谣，后几句是：“世界大，柯只鹤；世界小，柯只鸟。”说的是胆魄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；世界有多大，收获就有多大。鹤与鸟的差距，正是大魄力与小格局的差距。

关于宁波早期工业的一首民谣至今家喻户晓：“和丰纱厂锭子响，太丰面粉灰炆炆，永耀发电灯笼亮，通利源榨油放炮仗，三支半烟筒可怜相。”战乱年代，宁波民族工业举步维艰，1948年，宁波百人以上工厂仅有八家。“三支半烟筒”——和丰纱厂、永耀电力公司、太丰面粉厂与季节性生产的通利源榨油厂，成了宁波工业的象征。

70多年过去了，宁波早已不是那个只有“三支半烟筒”的滨海商埠，但这首民谣在，那艰辛的岁月就不会被遗忘。

3 市井烟火里的温暖乡愁

民谣的根，始终扎在日子里。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、四时八节——人间烟火有几重，民谣就有多长。

“鱼米之乡是宁波，资源丰富特产多。奉化蜜桃只只大，慈城杨梅箩箩多；小白西瓜上山坡，邱隘咸齋扁缸做；樟村贝母名气大，还有三北大泥螺。”山海馈赠，被一一唱出。

又有关于菜肴的：“碧绿苔菜小方烤，头水乌贼剥皮烤；新风炆蟹起红膏，金针木耳炖蹄膀；鸭舌鸡翅伴鹅掌，野生甲鱼煮冰糖；青蛙癞施加石蟹（即石蛙），泥螺蟹酱龙头烤；大圆蛤炖蛋汤，咸齋黄鱼加大汤。宁波下饭木佬佬，一回吃过真难忘，真难忘！”这里就有宁波菜名菜苔菜小方烤、红膏炆蟹、冰糖甲鱼、大汤黄鱼等。一城味觉，尽在民谣里。

还有半劝半逗的：“勿吃奉化芋艿头，难闯三关六码头；勿吃楼茂记香干，生活做煞既相干；勿吃老同源咸货，乖人要变老呆大。”老字号楼茂记、老同源都在民谣里留名，味道成为宁波人的身份认同。

那么，一年中，宁波人都干啥呢？

“正月嗑瓜子，二月放鸽子；三月上坟带锭子，四月种田下秧子；五月白糖温粽子，六月朝天扇扇子；七月老三驮银子，八月月饼嵌馅子；九月吊红夹柿子，十月沙泥炒栗子；十一月落雪子，十二月冻煞凉亭叫花子。”一年十二个月，农事、节俗、饮食次第展开，时间在民谣里循环，生活在民谣里铺陈。至于最后一句，时代变了，这样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。

人生大事，婚丧嫁娶，宁波的婚俗很独特，十里红妆仪式感十足，这源于父母对女儿深沉的爱。那么，再来说一则关于出嫁仪式的歌谣：“笃笃笃，碰墙角，姊姊抬去娘要哭。阿姆哎，勿哭喽，轿到堂前喽。大阿哥抱上轿，小阿哥送过桥，送到乌漆墙门好人家。窗门开开地板房，白骨嵌银大眼床，金漆夜桶放叠床。新花棉被捂新郎，生出因来老酒甍，生出儿子状元郎。”这首民谣，把一场江南婚嫁唱得活色生香，每一个环节都落在实处，每一个细节都有温度。母亲的眼泪、哥哥们的呵护、新生活的召唤、对未来的想象，全部蕴含在内。

宁波民谣丰富多元，以上所录，只能窥豹一斑。咏物抒怀的，孩童游戏的，劳作号子，街巷叫卖，更是数不胜数。一代代宁波人，就这样在民谣里长大、变老，又把这些民谣说唱给下一代听。

城市会更新，街巷会拆迁，桥梁会迁建，但这些乡土的记忆不会消逝。

当我们在数字时代构建云端档案，也应该为这些民谣留一席之地。因为，它们不是简单的俚曲民谣，而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密码，是流动的地方志，是宁波留给子孙后代的声音信物。